

年轻过

人生

□ 龙应台

“爸爸，是我，吃过饭了吗？”
“吃不下。”
“不管吃不吃得下，都要吃啊。你瘦了很多。”
秘书递过来一张小纸条：“议会马上开始，要迟到了。”可是，信箱里有十八岁儿子的电邮，你急着读。
妈，我要告诉你今晚发生的事情。
我今晚开车到朋友家，有十来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快毕业了，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最后的半年。我们刚刚看完一部电影，吃了叫来的比萨，杯盘狼藉，然后三三两两坐着、躺着说笑。这时候，我接到老爸的电话——他劈头大骂：“你怎么把车开走了？”
自从拿到驾照之后，我就一直在开家里那辆小吉普车，那是我们家多出来的一辆车。我就说：“没人说我不可以开啊。”他就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不准开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经验不足，晚上不准开车？”我就说：“可是我跟朋友的约会在城里，十公里路又没巴士，你要我怎么去？”他就更生气地吼：“把车马上给我开回家！”我很火，我说：“那你自己过来城里把车开回去！”
他一直在咆哮，我真受不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我还没告诉你，两个月前，我出

了一个小车祸。我倒车的时候刚蹭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车，我们赔了几千块钱，因此老爸就对我很不放心。我本来就受不了他坐在旁边看我开车，两只眼睛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没有一个动作他是满意的。现在可好了，我简直一无是处。
可我是小心的。我不解的是，难道他没经过这个阶段吗？难道他一生下来就会开车上路吗？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还翻过车——车子冲出公路，整个翻过来。他没有年轻过吗？
我的整个晚上都泡汤了，心情恶劣到极点。我觉得，成年人不记得年轻是怎么回事，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秘书塞过来第二张纸条：再不出发要彻底迟到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匆忙地键入“回复”。
孩子，原谅他，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要赶去议会，晚上再谈。
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美丽的经文：“……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生、香、味、触、法，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深呼吸，你深深呼吸，眼睛看这些藏着秘密的美丽文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就可以一苇渡过。可是粗暴的语言、轰炸般的音量，像用裂开的钢丝对脆弱的神经施以鞭刑。你焦躁不安。
这时候，电话响起，你一把抢过听筒，以为十万火急的数据已经送到。你急不可耐、几近凶悍地说“喂——”那一头，却传来悠悠的湖南乡音：“女儿啊，我是爸爸——”慢条斯理的，是那种要跟你聊一整个下午的语调。你却像恶狗一样，对着话筒“吠”出一声短促的“怎么样，有事吗？”
他被吓了回去，语无伦次地说：“这个——这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我是说，可不可以同我去参加宪兵同学会？”
你停止呼吸片刻，然后把气徐徐吐出，调节了一下心跳。好像躲在战壕里注视着从头上呼啸而来的炮火，你觉得口干舌裂，说不出话来。
那一头苍老的声音，怯怯地继续说：“几个老同学，宪兵学校十八期的，我们一年才见一次面。他们特别希望见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陪爸爸去吃个饭？”
——摘自《目送》

距离与美

□ 朱光潜

我的寓所后面有条小河通向莱茵河。我晚间常到那里散步，走成了习惯，总是沿东岸去，过桥沿西岸回来。走东岸时我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美，走西岸时则相反，觉得东岸的景物比西岸美。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这边的美，但是它们又不如河里的倒影。同样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本极平凡，看它的倒影却有几分另一个世界的色彩。我平时又喜欢看烟雾朦胧的远树、大雪笼罩的世界和深更夜静的月景。本来是常见不以为奇的东西，让雾、雪、月盖上了一层白纱，便觉得很美丽。
北方人初见西湖，平原人初见峨眉，即使审美力薄弱，也惊讶它们的奇美。但对生长在西湖和峨眉的人来说，除了以居近名胜而自豪外，往往觉得西湖和峨眉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往往都觉得眼前的景物值得玩味。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梁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味，旁观者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常觉得农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农人自己在烈日寒风之中耕作时所尝到的况味，绝不似陶渊明所描写的那样闲逸。
人们常常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俗话说：“家花不如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本来是很辛酸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甜美的回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早晨看到的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还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觉得它们真是单调无味。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有些怀恋。
这些经验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全是态度和观点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的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持实物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只能引起欲念和嫌恶。要看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再就上面的实例来说，树的倒影何以比树的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实用世界的一个片段，它和人发生过许多实用的关系。人一看见它，不免想到它的实用意义。它是避风乘凉的或是架屋烧火的，在散步时我们没有这些需要，所以就觉得它没有趣味。倒影是隔着一个世界的，是幻境，是与实际人生无直接关联的。我们一看到它，就注意到它的轮廓、线条和颜色，好比看一幅图画一样，这是形象的直觉，也是美感的体验。总而言之，正身和实际人生没有距离，倒影和实际人生有距离，美的差别即缘于此。
——《厚积落叶听雨声》

点滴

人生“怪圈”

□ 刘博文

汉代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匡衡为了读书，还去乡里藏书很多的富人家做工，并且声明不要报酬，只要能遍读其家中藏书就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匡衡后来成为经学大师。他励志求学的精神更是在朝中广泛传扬，连当时还是太子的刘爽都拜他为师。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爽即位，是为汉元帝。匡衡很快被提拔为光禄大夫，相当于高级顾问，出入于元帝左右，甚是风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元帝又提拔匡衡任丞相，为百官之首，并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匡衡当时的封地有31万亩，封地中的租税都归匡衡享用。
可当时因为土地丈量有误，偏偏给匡衡多圈出4万多亩封地。这件事匡衡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下属向匡衡报告此事后，匡衡企图将错就错。地方官员畏惧匡衡的权势，曲承其意，让匡衡得以侵占土地。
纸终究包不住火，后来有人向皇上举发匡衡侵占土地一事。尽管匡衡位极人臣，深得皇上器重，但像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皇上如何能容忍。最终，匡衡被撤职法办，爵位和封地都被剥夺，并且被贬为庶民。
这就是匡衡的人生“怪圈”：因贫穷而奋发，因奋发而有名有位，因有名有位而忘形，因忘形而身败名裂。
——摘自《老年生活报》



如此逆境之痛

□ 陈文茜

星云法师幼时家境贫困，母亲忍痛含泪把他送进庙里。在扬州的寺庙待了一段时间，师父把年幼的星云带至南京，交给一名大和尚，并告诉星云：“这里才是你习佛的好地方。”
师父刚走，大和尚即开始考问星云：“你为何来此地？”星云答：“我师父叫我来。”大和尚将他一阵藤条鞭打，怒斥：“一个习佛的人没有自己的归心，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吗？”接着大和尚又问：“你为何来此地？”星云想了一会儿，改口答：“我自己想来这里习佛。”大和尚藤鞭落得更大力，骂：“出家人，岂可说谎！”大和尚再问：“你为何来此地？”星云想，第一次答案不对，第二次也错，于是沉口气回：“我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想习佛，因此来了此地。”藤鞭垂落数十下，打得星云痛不欲生，满地打滚，大和尚斥：“如此幼小，竟如此滑头！”
当天夜里，满身是伤的星云想不透疼爱自己的师父为何把他带到这个如地狱般的地方。想起妈妈告别时的眼泪，他忍不住放声大哭。突然，大和尚推门进来，星云吓得跪在地上。大和尚与下午初见面时表情截然不同，满脸慈祥，带着药，来为星云涂伤。他告诉星云：“孩子，你下午说的，没有一句话是错的……我教你的这门功课叫逆境。什么是逆境？就是生命无常。你遇到了困苦、灾难、不平、劫杀、死亡……那都

是命运。不因为你做对了什么，就可以逃开；不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才受到惩罚。接受逆境，才能克服命运带给你的痛苦。”
星云大师将此经历写出，我读后至今难忘。我们太执着于相信命运的公平，也太执着于自己的得失。我们经常看到“生命无常”四个字，却从未真正体会其中的深奥道理。人那么有情，那么肯定，那么慷慨，却又对命运那么苛求。人的世界，最缺的是豁达——豁达地与命运相处。
现在每天早晨，我都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每天都可能遇上烦心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此时所谓快乐，绝非名利或身份，就是信手拈来：给蔬菜，一点点眷恋；给窗户，一点点盼望；给当季的食材，一点点温柔；给不起眼的阳台，一点点花样年华；给平凡的日子，一点点点缀。
一直没有遇见逆境的人，所谓“人生胜利组”的人，愈到生命尽头，会活得愈危险。一个人一生都是顺境，他如何接受死亡？如何接受消逝？如何接受无我？多半在晚年时，他只能恐惧地活着。你以为脚踩的是地狱，其实是天堂的倒影；而我唇角的皱纹，其实是智慧的积累。毕竟人生最终的逆境叫死亡，谁也逃不过。
——摘自《青年博览》



■ 赐稿邮箱：dtwbzj@163.com